

作者：劉慧茵

《看不見的光明也可以很耀眼》

我要說的是 BILLY。

初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因為一位大學講師在課上說：

「我們的學系今年收了一個特別的學生。」

「特別」，到底是個甚麼形容詞？褒的？貶的？

沒關係吧，反正我是個從不熱衷於大學任何活動的學生，收了誰我都懶管。

慢著，講師剛說甚麼？

BILLY，是一個自小失明的學生？

剛才說到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學潛人*，但我卻是個百份百的人情味份子。

*註：「潛」是個潮語。意解對甚麼都提不起勁，就像潛水一樣看不見蹤影的人。

聽到 BILLY 是看不見的，帶著濃厚人情味的我好想認識這位必定身經百戰的人。加上當年的我有著年青人的反叛，所以對於一切別人覺得很難成事的，我都愛「包坳頸」。

看不見，讀書一定很艱辛，聽說 BILLY 還來自 BAND1 中學呢！

畢業後選港大的教育系，BILLY 不是違反常規是甚麼？

我就要看看你是個怎樣的人。但願你不是個書呆子，跟我說甚麼「只要有恆心，鐵柱磨成針」的悶蛋。

後來，在那些如雪片的校園電郵中，我發現了一封是邀請大家去幫助視障學生的。

第一次聚會是在圖書館的一間房間，其實我只是在交功課的「死線前夕」才會進去借幾本書東抄西拼但求過關。要不是這次聚會，我也不知這房間裡有著先進的電腦和掃描器。我們要做的就是掃描 BILLY 要看的書，然後他就可再用自己的閱讀器把掃描了的文字轉換成凸字。BILLY 自小運用凸字，自然比後期失明的人仕較為熟習。看著 BILLY 雙手在凸字鍵盤上讀文字，我覺得很神奇。

雖然腦裡有很多個問號，但因為我沒太多接觸失明人士的經驗，生怕自己會說錯話令 BILLY 難受，所以我跟他沒談太多。學習掃描過後，大夥兒決定一起吃下午茶。

吃，不是個問題，但去到大學餐廳，我立刻有點僵硬了的感覺，更有一種「是誰提議來吃下午茶？」的想法。

BILLY 在我身旁靜靜地，耐心地站著。

他大概是在等我告訴他餐牌上的選擇吧。我卻只在環顧四周，介意著無關痛癢的人的目光。我到底在幹甚麼、看甚麼、等甚麼、怕甚麼？終於，我跟 BILLY 說：

「有 A-G 餐，你想吃甚麼？」

那一刻，我真覺得自己很沒用。最失敗的是上數學課沒好好學習歸納法，亦沒在會話課認真練習短講。我該如何告訴 BILLY 面前的餐牌寫著「粟米、雞翼、香腸、煎蛋、法蘭西多、熱香餅、沙律，都可拼火腿通粉、榨菜絲米或沙嗲牛麵？！全都連汽水、咖啡或茶。噢，凍飲還要加兩元。」其實，中式選擇也有我最愛的超特價叉燒飯和汽水，盛惠 \$ 12。心想，除非 BILLY 有著過人的記憶力，否則我讀十次他也很難點到想吃的東西。

到了這地步，除了逐一讀出來，真的別無他法。

我是讀得多麼的不流暢，難得 BILLY 還微笑著聽。過了數秒，他問我：

「第四樣是雞翼拼甚麼？」

甚麼？第四樣？天啊！「讀過就算」是我的讀書原則！怎記得是粟米還是沙律？

幸好，擾攘(或垂死掙扎．．．) 一會，大家都選到想吃的東西。

我承認，在吃的過程，我有偷望過 BILLY。

因為我很想知道他怎樣對付那隻被一支竹簽拉得畢直的雞全翼。

後來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無知和幼稚，因為 BILLY 就是如你、如我般多麼自然的把雞翼吃掉了。

自大學畢業後，再沒見過 BILLY，只是偶然在網上寒暄幾句。

有時他會跟我分享一下教學的苦與樂，還曾經自豪地邀請我去瀏覽他學生的網誌，內裡有著一篇讚賞 BILLY 的教學熱忱。

今天已為人師，雖然 BILLY 在生活上還有著艱難的時刻，但以其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，真的不用旁人為他憂慮。BILLY 知道我今次要寫關於他的事，還很慷慨地告訴我他樂意提供多些資料。BILLY，在截稿後我才讓你看吧。到時，你便會驚訝當年我們在大學餐廳挑選食物時，原來我想了這麼多。

最後，BILLY，你還記得第四項是雞翼拚甚麼嗎？

中文字數:1197 (不計標題，標點符號和英文字)